

◎往事情怀



腊月香

一年之中,有一个灯火可亲家人闲坐的月份,倍感思念和温暖。

这就是农历腊月,我母亲最为看重的月份。母亲站在阳台上望天,她对我说,你看腊月里的云,也是要回家去的。

母亲说出这样的话,让我有一些惊讶。进城以前,母亲就是一个地道农妇。一到腊月,母亲就催促着我回老家去看一看,看一看那些日渐老去的老亲戚们,看一看竹林树木掩映下的老井老树老屋。

一个在腊月里没老家可回的人,终究是一个游子。但今年这个腊月,我是一个游子了,父亲在去年秋天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没有了父亲在腊月一同回老家,我的肋骨里,缺了一根最柔软的弦。

老家在腊月,还是薄雾一样缭绕到我眼前来。

我说的老家,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了。那是一条大江边群山环抱的村子,一到腊月,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,空气里流淌着的,是迎接春节的喜气氤氲。哪怕是最贫寒人家的屋顶,也有乳白的薄雾与炊烟缭绕。

炊烟里,有农家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,还有农家院子里用柏树苗燃起腾起的烟雾熏制腊肉。那些腊肉,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传统制作,然后挂在农家老屋房梁上,和一同垂挂的金灿灿玉米一起,接受霜风雨露的吹拂,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。

难怪,走在腊月里的山道上,风哗啦啦吹,我吞咽着口水,是闻到腊肉香了。

老屋檐下,平日里大多沉默的石磨,在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。我家三爷爷做的石

磨,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,密布着带状的磨齿,两扇椭圆的磨扇,平时无懈可击地黏合在一起,一旦被推动,磨齿之间无比亲昵。如推的是水磨,就流淌出乳白色的琼浆玉液,那是来自大地的小麦、玉米、糯米……小时候的腊月里,每逢做豆腐汤圆打浆时,我就常常在石磨边喂磨,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磨眼里喂水泡过的黄豆、糯米;母亲推动着石磨,她的背影,就是在这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。

石磨,用上好的青石做成。在乡村,很大的石磨,有时要用一头驴来拉。我想起三爷爷,那年腊月,在做了生前最后一个石磨后,他突然一个趔趄栽倒在了山梁上。最后,一堆黄土,就把他给全部覆盖了。正月初一一大早,我的三奶奶,在桌子上的汤圆碗上,搁上筷子,喃喃着喊,老头子,老头子,快回来吃汤圆,红糖包的馅儿……

在大江边的村子里,有我表姨的家。腊月里,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。我提着一篮子豆腐,或者是山枣、核桃,有时还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鸡公,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。

表姨家门前,有一个蓝幽幽的小湖。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,甘蔗的身子,霜打了后,还沾着一层白霜似的东西。一根根甘蔗在风中摇摆,表姨拿着一把砍刀,一刀砍下去,一根甘蔗身子还没站稳,就成了我的手中物。我抱在怀里啃着,甘蔗的甜汁,让我好几天后咂动舌头,感觉还是甜的。

20多年前的那个腊月,那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了。腊月里,我去表姨家,带去了乡亲们送给我的山里年货。那年,表姨的家,因为附近修建一个水电站需要迁移。记得那年大年三十,我的表姨父,一个人坐在将要淹没在水下的老屋顶上,边喝酒边唱歌,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当地山歌。表姨坐在屋

下,痴痴望着姨父,深陷的眼眶里,包容着的也是人生的悲欢。

而今,移居到外省的表姨全家,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每到腊月,79岁的表姨还坚持着老家过年的一些风俗。表姨在他乡忙年,腌制腊肉,打豆腐,用老家邮寄去的红薯做红薯粉,用老家邮寄的糯米做汤圆,在腊月二十三祭灶,把老祖宗的遗像供奉在香台之上……这是代代相传的年俗基因,在身体里生长,在血脉里融入。

腊月的一天,我在微信里看见,表姨家那口1993年的泡菜坛子,包装浸透,憨憨如古董般立在厨房,发出迷人的温暖光晕。一缸老盐水,在岁月里流转,做出的地道老家美食,也由此慰藉着乡愁。

文/李晓

◎昨日重现

过了腊八便是年

越近年底,越是感到时间的飞逝,越是回味远去的时光,清冷的冬夜,当我翻开那几张薄薄的日历时,猛然发现,腊八了。

老人经常讲腊八过后便是年。现在的我,却越来越害怕过年了,过年意味着又长了一岁,自己没觉得,但事实是一不小心已老了,健忘、爱回忆,这些初老的症状已显现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杀猪。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那熟悉的旋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,我的思绪也飘到了那时,飘回了那个村庄。

小时候在老家过腊八,也颇有仪式感,在我看来那些曾经对生活满满的仪式感,以至于我的回忆里都是温馨美好的画面。

每年的腊八从“立冰人”开始,

在腊月初七这一天的下午,爸爸们总会去到村边空旷地方,那里的地里由于冬天浇地时留下大量积水,天气寒冷都结成了厚厚的冰,爸爸们拿着凿子、斧头,凿一大块冰用小车拉回来,冰是清透那种的,削成长方形,作为冰人坯子,然后用冰铲子或砍刀把冰柱按照人体身材比例雕琢成类似人的形状,冰人雕好后,大人们用车拉回家或背回家,回家后立在院外粪堆上,或者院子外,还要给冰人装点鼻子、眼睛、嘴巴,等待腊八的到来!

记得那一天,大人们忙碌,小孩子也不闲着,成群结队跟着大人们奔向村外,当然不忘带上冰车、毛猴,大人凿冰,小孩自己在冰上说,欢声笑语不时从远处传来,人们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。

到了晚上,妈妈总会督促我们姐弟三人早点睡,说第二天必须得早点起来吃粥,如果在太阳升起后起床,就会得红眼病,我们半信半疑,但还是会早早上炕睡觉。

腊八这一天,天还不亮,妈妈就起床熬腊八粥,现在想想煮腊八粥是技术活。妈妈一边做粥一边喊我们起床,我们一个个在被筒里探出小脑袋,看着妈妈在雾气缭绕中忙乎,就是不愿起来。

粥快熟时,我们一个个被拎出被窝,这时爸妈端半盆煮过红豆的水,到院外从上浇到自家的冰人头上,祈求国泰民安,风调雨顺。

那时候,我们爱吃粥主要是为了吃撒在粥上的白糖,因为平时吃不到,所以那天特稀罕。

女儿说“妈妈,你也做点腊八粥吧!”其实我正有此意,粥里有满满的甜蜜与幸福的味道。

文/杨利珍

